

【編者按】

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、嶺南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（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）合辦的賽馬會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，自2018年起推行至今，結合研究、教育與活化三大元素，致力推動香港非遺的傳承與創新。八年來，計劃已涵蓋長衫、廣彩、剪紙、紮作等13項本地非遺技藝，不僅培育新一代工藝實踐者，更見證不少學員將傳統技藝轉化為創作語言、專業技能甚至事業方向。計劃終有完結之日，但非遺的故事永不會落幕。本系列首篇，從紮作說起。

紮作師傅攜跨界學員演繹非遺當代價值

竹骨傳古意 匠心創新姿



●學員專注紮龍頭。



●許嘉雄紮出的滙豐獅子幾可亂真。

受訪者供圖



▲鄧國騫去年創作了一朵巨大的石蓮花參加巡遊。受訪者供圖



▲羅秀媚學習紮作多年，已能紮出獅頭神韻。受訪者供圖

▼非遺教育計劃去年的周年展覽暨嘉年華於大館舉行，吸引眾多市民和學生參觀。



從中小學課室到國際學術殿堂

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項目總監林嵐回顧，計劃已歷經兩個階段，每年聚焦2至3項非遺技藝，運作分為兩條主線：「第一條是培養導師，也就是成年班的教育；另一條則是培養中學的接班人，我們稱之為承傳人。」她強調，這是一個「將非遺在當代社會中重新定義、發揚並普及」的項目。

每年每項技藝僅招收5位成年學員，進行高質量的一年制培訓。林嵐解釋，成人班培訓是階段性的，招募對象包括全港各類手工愛好者或曾參加非遺傳承班的學員。而更關鍵的是師資培訓——教授這批學員如何到學校去教學。「將你所學的東西講述給學生們聽，這才能夠使非遺得以延續，並傳播得更遠。」

除了學校教育，計劃亦重視大眾傳播。林嵐指出，團隊曾帶學員作品走進當代藝術博覽會、大型商場、大館及三棟屋博物館等，「我們希望一些當代藝術的畢業生或從業者來學習，將傳統技藝的思維帶到當代藝術的創作層面，從而進入更廣闊的世界。」計劃第一階段結束時更舉辦了非遺峰會，邀請海內外學者共享非遺經驗，她透露明年將再次舉辦峰會，「希望將非遺帶入更學術性的層面。」

歷經八年耕耘，林嵐欣慰地表示，不少學員已將非遺技藝轉化為專業技能，甚至開拓出事業方向——有人創立工作室，也有人獲政府邀請參與推廣本地非遺文化。「整個傳統工藝的生態正在被改變。我們並非單純將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

●許嘉雄（左四）、林嵐（右四）、黃君健（左三）和五位學員合影。



舊藝·新語系列

非遺之所以「活」，不在於一成不變的復刻，而在於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它、使用它、創作它。今年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其中之一為紮作技藝，五位跨界學員在許嘉雄師傅的指導下，將雕塑語彙、道具思維和裝置語言融入傳統紮作，讓這門老手藝在當代語境中長出新枝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走進許嘉雄主理的「雄獅樓」，空氣中瀰漫着竹子的清香。一側是師傅們紮製花炮的忙碌身影，另一側的學員們則正低頭專注着龍頭的骨架。這正是紮作技藝（進階）課程的真實現場——既保留傳統節慶的溫度，也醞釀着當代轉化的無限可能。

立體創作的另一種可能

黃嘉怡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，主修雕塑。她學習紮作的原因與立體創作息息相關：「以往做雕塑都是用倒模的方法，作品是實心的。而紮作的結構是空心的——到底怎樣用竹子讓整個結構穩固？師傅教授後我才知道，原來一開始要先做框架。」她發現這項技藝對自己的展覽創作大有幫助：「有時展覽空間很大，作品必須夠大才能適應。這時用紮作的方法就可以很容易處理大體積的立體作品，不需要擔心倒模後如何運進展覽空間的問題。」

同樣在立體創作領域深耕多年的黃嘉怡，從事道具與吉祥物製作超過20年，曾任職電視台道具團隊領導。他坦言起初對進階班感到壓力：「去到那裏，看到每個人都紮獅頭，而我還在紮一個十字架，覺得開頭很困難。」憑藉多年經驗，他逐漸跟上進度，更發現意外收穫：「學完紮作之後，可以完善以前做道具花燈、豬籠時難以實現的細節。如《破·地獄》等影視劇中其實需要大量相關道具，即使我不是親手去製作，起碼也能看出某件道具對不對——傳統習俗相關的道具真的要跟傳統的方法去做，沒理由只做個表面出來。」

混合媒介藝術家鄧國騫生於錦田圍村，自小對傳統祭祀與打醮文化懷有深厚情感。他去年在三藩市用紮作方式創作了一朵巨大的石蓮花參加巡遊，回來後在社交媒體看到這個課程，便決心報讀。「我從小到大都見到各種紮作，一直好奇到底是怎樣做的。」恰逢錦田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，「大士王」紮作正是由許嘉雄主理，他覺得「這個緣分千絲萬縷連在一起」。他觀察到紮作的獨特魅力：「我們可以用很多種物料和方式建構立體作品，但紮作最有趣的是，在很小的空間裏也可以做出很大的東西。你可以不停地、一層一層地堆疊，但最後可能突然間一把火就消散了。這種形態轉換很有趣。」

當傳統手藝遇上新意念

現職文員的劉曉茵自小醉心於繪畫與手作。早年在油麻地天后廟參加花炮紮作課程時，她驚嘆於「用竹篾和紗紙這些細小材料，竟能做出與人等高的花炮」，從此愛上紮作，並先後跟隨多位師傅學藝。談及去年的非遺導師培訓課程，她分享道：「以往都是跟着師傅一步步做，但那個課程需要完全由自己創作，我才發現紮作原來可以天馬行空、無窮無盡地發揮。」

今年她再報讀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，希望在作品中融入更多藝術與本地元素。她以近期

●小朋友在展覽攤位活動中體驗非遺樂趣。

的技藝原封不動地傳承下去，而是為其注入新元素、新血與新人才，在此基礎上實現增值。」

兼顧非遺研究教育與活化

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研究發展經理黃君健闡述，計劃中的13項非遺工藝都已製作出適應中小學的配套教材，中學課程由接受過成年班培訓的導師入校授課，每項技藝共六節課。第一節聚焦非遺的歷史文化背景，隨後五節則由導師教授傳統手藝，並鼓勵學生加入創新元素，「我們希望透過當代藝術的概念活化傳統工藝。」

他強調，研究是計劃的重要支柱。團隊透過訪問老師傅、整理散落於報章、媒體的文獻，逐步重構每項工藝在香港的發展脈絡——它們如何傳入香港、怎樣落地成為本地手工藝文化，「整個計劃融入了研究、教育和活化三大元素。」以紮作為例，它是2018年計劃首批聚焦的工藝之一。

創作的招財貓和雪糕車為例：「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作品時有共鳴、覺得親切，同時也注意到這是用傳統手藝做出來，卻有煥然一新的感覺。」

從事服裝及教育行業的羅秀媚學習紮作多年，卻自覺技術還不夠好，決心找「偶像級」的許嘉雄師傅深造。「他能用一支竹做出任何東西，就像我做衣服一樣，用一塊布可以做出很多不同款式的衣服。」她亦特別提到教學相長的樂趣：「學完之後去教學生，小朋友很可愛，你告訴他們這個怎樣做，他們會有好多創意。當你教了基本製作方法之後，他們會做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作品，我在這個過程中也學到很多。」

今日的創新就是百年後的傳統

全職紮作師傅許嘉雄自幼成長於武館家庭，年少時已對獅頭結構產生濃厚興趣，11歲紮出人生第一個獅頭，13歲正式拜師學藝，10多年後創辦「雄獅樓」繼續紮作事業。他坦言，早年紮作師傅被稱為「紙紮佬」，是社會底層工作。但隨着2017年紮作技藝被列入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」，社會地位逐漸提升，「現在大家都叫我們裝置藝術家或者紮作藝術家。」

許嘉雄近年積極投入教學，每年教導近百人，其中數人成功入行。「我覺得教學這件事，比起我自己紮作做得好，更加重要。」他當年入行時只能「偷師」，如今卻願意將一身技藝傾囊相授。「我很希望成為『紮作業間』——不是說我能打，而是希望將來在香港一提起紮作就想起許嘉雄，人們會說『我是跟許嘉雄學的』，而很多徒弟也會比我更厲害……如果我能够做到這一步，就算是成功了。」

他強調紮作絕非夕陽行業：「香港傳統節日眾多，正月舞獅、觀音開庫、天后誕花炮、端午龍舟、盂蘭大士王、中秋燈籠……還有殯儀用品、藝術項目和各類紮作課程，幾乎沒時間休息。」對於創新與傳統的平衡，他亦有獨到見解：「今日的創新，一百年後就是傳統。我師傅教我做紮作，說紮作就是一邊紮一邊創作。但創新的時候不能偏離軌道，不能將整件事變得和紮作沒什麼關係。」

對於五位學員的表現，許嘉雄感到驚喜：「大家都是資優生，能力比較高，在教的過程中我也有些額外的收穫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，他們懂的東西可能我並不懂，希望這個課程可以幫助到大家一齊進步。」他相信，學員結業後未必會全職投身紮作，但那份紮作思維將融入各個領域，為傳統技藝注入新生。

▲劉曉茵的作品融合當代藝術與香港元素。

